

陈青云武侠小说专辑



怒 劍 飛 魔

● 台湾 ● 陈青云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内容提要

武林像无涯的大海，波诡云谲，瞬息万变；武林人，像其中的一个泡沫，古往今来，生息兴奋，循环不已。

《怒剑飞魔》记述了少年柳杰奉父命离家闯荡江湖，巧得“玄录宝典”下半部，使 15 年所习武功得以解禁。之后，围绕着柳杰的身世以及寻找仇人“血手印”的艰难历程展开了一个惊心动魄，疑云叠出的故事。

《圣心魔花》是《怒剑飞魔》的续篇。描写了武士柳杰为揭开“血手印”之迷，闯绝谷，入虎穴，索血报仇的故事……同时描述了他与魔花白绝玉娇及宇文冬梅、春桃之间相爱而又不能爱的动人故事。

本书情节曲折，险象环生，人物神秘，莫测其踪，让人读之不忍释卷。

目 录

第十七章	秘塔遭毁	(285)
第十八章	寻赛鲁斑	(302)
第十九章	遁离总坛	(315)
第二十章	约斗丐帮	(330)
第二十一章	剑魔之死	(339)
第二十二章	树穴拜师	(359)
第二十三章	险救阴司毒妇	(378)
第二十四章	勇斗两魔	(396)
第二十五章	绿衣少女	(410)
第二十六章	宇文冬梅	(426)
第二十七章	长老遇难	(446)
第二十八章	柳雄母子	(459)
第二十九章	吴济约斗	(472)
第三十章	吴庄脱身	(488)
《圣心魔花》		
第一章	误闯绝谷	(505)
第二章	代人送信	(519)
第三章	援手丐帮	(533)
第四章	义救少侠	(552)

第十七章 秘塔遭毁

泌阳，柏树庄宋宅。

过午不久，两条人影出现宅前，正是柳杰与宇文冬。

大门上横了一把大铁锁，门框上布满了蛛丝，台阶石缝里也长起了蔓草，凄凉、荒败，空气一片萧瑟。

柳杰木然痴立着，难道那万管家也离此他去了？

苦着脸，宇文冬期期地道：“大哥，这是什么地方？”

“三侠之首，‘七星剑客’宋为恭的宅第！”

“但……这是座废宅呀？”

“是的，宅主不久前惨遭‘血手印’灭门。”

“又是‘血手印’？大哥，你说是来探询‘吊亡仙子’母女来历的……”

“不错！”

“可是……对象呢？”

“一位老管家，他可能离开了。”

“那现在该怎么办？”

柳杰深深喘了口气，眼圈一红，凄声道：“我们进去瞧瞧！”

宇文冬四下望了一眼，点点头，道：“好吧！”

两人越墙而入，柳杰领先奔上次停放棺木的后堂，棺材不见了，看来已经入土，厅壁上那血红的“血手印”依然还在，令人怵目惊心。

在柳杰而言，这里一样是伤心之地。

“中州三侠”情如手足，而遭了同样的命运。

问题又回到心头，褚雄为什么知道真的“血手印”早已死亡？莫非他们已经揭开了“秘塔”之谜，如果是，秘塔主人郝扬恐怕已

遭了不测……

心念及此，不由大为惶急。

突地，宇文冬片言不发，出厅朝角门奔去。

“兄弟，你做什么？”

柳杰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得一愕，话声中，也跟着追去。

柳杰追上去一把拉住宇文冬，不解地道：“兄弟，你这是做什么？”

“屋里有人！”

“有人？你发现了……”

说着，目光四扫，却什么也没见。

“我用鼻子闻出来的。”

“别开玩笑，到底是怎么了？”

“我说的是正经话，当乞丐的鼻子最灵敏，我闻到空气里夹有火烟味，而现在正过午不久，一定有人在烧饭，不信你闻闻，还有食物的味道。”

听起来好笑，但却极有道理，柳杰用鼻子仔细嗅嗅，道：“兄弟，是有火烟味，你真有一手！”

宇文冬突地用手一指边厢，道：“是这里！”

柳杰迫不及待的奔了过去，从门边朝房里一看，是间厨房没错，灶间余烬未灭，柴头还在冒着青烟，灶边有张八仙桌，还有吃剩的饭菜，一副碗筷，证明只一个人，可是不见人影。

柳杰大惑感然，大门上了锁，里面却有人，照理，万管家忠心耿耿，不会弃此他去，但人呢，他没理由躲避自己？

宇文冬也凑过来张望了一阵，道：“大哥，人家认识你么？”

“是的！”

“那为什么要躲开呢？”

“我……也想不通。”

“你出声招呼看？”

柳杰点点头，大声道：“万管家，我是柳杰，柳仕元的儿子，您出来吧？”连叫三遍，什么反应也没有，不由大感惶惑。

宇文冬转到另一间房外看了看，突地惊呼了一声，柳杰内心怦然大震，一个箭步飘了过去，目光扫处登时头皮发了炸，连呼吸都窒住了，只见管家万葆良，高悬在梁上，他竟然吊颈自杀了。

怪事，这老管家何以会自尽？

柳杰全身发起抖来。

宇文冬疑声道：“大哥，是这位老人么？”

“不错，正是他！”

“看情形他刚用过中饭，何以会突然悬梁？”

“谁……知道！”

宇文冬走进去，用手一摸，道：“自尽的时间不长，尸体还没僵硬，大哥，你断绳子，我抱住他的腿，把他放下来。”

柳杰进房，轻轻跃起，用指头捻断了绳子，宇文冬接住把尸体平放在地上，松开了结套，柳杰心中又是一团乱麻，悲怆万分，不禁潸然泪下。

宇文冬审视一番，怪叫道：“他不是自尽的！”

柳杰一震，试了试泪痕，道：“什么，万管家不是自尽的？”

宇文冬颌首道：“绝对不是，是被害之后吊上去的！”

星目一瞪，柳杰疑声道：“你怎么知道的？”

宇文冬道：“这很显明，第一，脖子上被勒的地方没有血痕，活人上吊，绳套的地方皮下会有淤血。第二，舌头不吐，眼珠不突。第三，吊颈该有垫脚的东西，但此地什么也没有！”

这一说，柳杰登时明白过来，激愤地道：“那他是被害的？”

宇文冬点点头，沉声道：“而且时间不久，可能在我们进宅之前片刻！”

柳杰咬牙厉吼道：“谁是凶手？”

宇文冬道：“极可能又是‘血手印’！”

顿了顿，又道：“宅门上锁，显然是想瞒人眼目，想不到仍然逃不过死劫！”

这一来，柳杰要探询“吊亡仙子”母女来历的希望是落空了。

凶手为什么要杀死这无辜的老人？

柳杰悲愤填膺，瞪着赤红的眼，木然无语？

仇与恨在血管里加速地奔流。

凶手是冒充的“血手印”么？

一个平庸无名的老人，也值得他下手，还故意装成自缢的样子，费这大的手脚？为什么？

宇文冬沉凝地道：“大哥，依小弟看来，在真凶未查出之前，有很多人脱不了嫌疑！”

“那些人？”

“那些来历不明，行踪诡秘的人！”

“试举个例子？”

“比如说……‘吊亡仙子’……”

柳杰心中一动，道：“兄弟怎会怀疑到她？”

宇文冬吐了泡口水，道：“当然，这只是推测，也许是我多疑，比如说，她知道你的身世，但没交代原因，‘血手印’做了‘玄天教’的刽子手，而她阻止你杀褚雄，也没说明原因，我们到此地来，别人不会知道，有可能是被她盯了梢。还有就是那天她发现人影驰过，立即离开，也是件蹊跷事。”

一番话，听的柳杰一阵怵然，的确，这不无可能。

会么？这太可怕了！

倏地，柳杰又想起一些可疑的事实来，陆庄鬼宅，“吊亡仙子”不速而至，阻止自己掩埋骸骨。

祝怀玉诈死藏身祝家宗祠的地下密室，这只有她知道，偏偏褚雄会找到，怎么也不能解释为巧合。

蓦在此刻，宅院深处倏地传出一声冷笑，此时此地，这声冷笑的确令人心惊，柳杰与宇文冬不约而同地双双朝冷笑声传来的方位扑去。

重门叠户，到处蛛网尘射，什么也没见到。

两人互打了一个手势，分左右搜索。

柳杰在穿经一条狭窄的过道时，一道排山掌劲，从身后疾袭而至。

在猝不及防之下，被卷得朝前直撞，待劲风消失，转过身来，空空的过道，连鬼影子都不见半个。

不用说，凶手仍伏匿在暗中。

柳杰激越万状，这偷袭自己的，会是冒充“血手印”的人么？他拔出“风雷剑”回头搜索！

“呼！”地一声，柳杰本能地朝后一缩身，一样东西，从过道一边的门里飞出，砸在另一边的壁上。

“哗啦！”一声，木屑横飞，赫然是一把笨重的太师椅，被碰成粉碎，投掷的力道，相当惊人，如果被砸上，绝对不会太轻松。

柳杰挺剑扑向那道门，一道掌风，从门内涌出，又被震得斜撞向墙壁。

暴喝一声，柳杰左手朝门里劈出一道掌风，人跟着射了进去，手中剑划了一个圈，以防空袭。

然后疾靠壁边，定睛一望，房里堆了些杂物家俱，什么也没有，另一道门洞开着。

柳杰扑了出去，外面是一个小花园，业已接连围墙。他迅快地穿越花丛，登墙，再上屋顶，依然什么也没见。他气得几乎发狂。

绕屋顶驰了一圈，落回前院。

宇文冬闻声而至，急声道：“大哥碰上对方了？”

柳杰咬着牙，青着脸，愤极地道：“没见人，被偷袭两次，对方身手相当不弱。”

宇文冬道：“既然对方出手偷袭，显然还没离开，我们再搜。”

两人又转身朝里搜索，每一间屋，每一道门，每一个角落。

搜遍了，两人在最后面的围墙边碰头，再没发现什么动静。

柳杰气极而发出苦笑。

再搜，两人又回到前院，相顾默然，房子多门户杂，如果对方有意不露面，凭两个人，是无法逼出对方行迹的。

一条人影，飘絮般泻落两人身前，沾地无声。

柳杰定睛一看，双目喷火，热血沸腾，面上的肌肉起了抽搐，宇文冬也告面色大变，现身的，竟然是“吊亡仙子。”

“吊亡仙子”见柳杰神色有异，眸中泛出了惊诧之色，皱眉道：“你俩怎会在这里？”

柳杰用力握了握剑把，冷哼了一声道：“在下以为你不敢现身！”

“吊亡仙子”惑然道：“你在说什么？”

柳杰咬着牙道：“我今天要把你碎尸万段！”

眸中的杀光，令人不寒而栗。

“吊亡仙子”下意识地退了两步，惊声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柳杰一抖手中剑，厉声道：“不必再装佯了！”

“吊亡仙子”把目光转向宇文冬道：“他怎么回事，疯了么？”

宇文冬斜起眼道：“不错，他是疯子，疯得要把你挫骨扬灰。”

“吊亡仙子”再退了一步，深深打量了柳杰一眼，惑然道：“把话说清楚？”

“什么都不必说了，你母女得付出相当的代价！”

“这……这是什么话？”

宇文冬积习难除，在这种情况下，他居然还调得出皮，嘻嘻一笑道：“什么话，唐伯虎的古画！”

“吊亡仙子”没睬他，仍骇怪地瞪着柳杰。

柳杰切齿道：“你母女杀的人够多了，再不遭报，便是苍天无眼，鬼神徇私。”

“我一点也……不懂？”

“否认没有用处，说什么也是空的，你母女得还出血来。”每一个字，都带着栗人的杀机。

“我……否认什么？”

“哼！”

“吊亡仙子”粉腮一寒，大声道：“柳杰，你真的是疯了？”

柳杰挫牙道：“我没疯，清醒得不能再清醒了，真想不到冒充‘血手印’的竟然是你母女，实在想不到……”

“吊亡仙子”厉叫道：“这话从何说起？”

“你自己心里明白，我不想费唇舌。”

“柳杰，你到底是根据什么说这句话？”

“嘿嘿嘿嘿，你不该现身的，你悄然溜走的话，我们还要捉一段时间迷藏。”

“我……刚到，正奇怪你俩何以也在这里……”

柳杰扬起了剑，激愤地道：“你倒是来的巧，太巧了，杀了人居然还敢现身，你心机不错，可惜手段太幼稚了些，偷袭的技巧也不够高明。”

“吊亡仙子”圆睁杏眼道：“剑放下，把话先说清楚，我完全不懂。”

虽然她是个女子，但神态之间，似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使人

有一种不得不屈服的感觉，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正气。

柳杰不期然的垂下了剑，但悲愤之情不改，咬着牙道：“你杀了宋宅的管家万葆良，然后把他装成上吊的样子，再隐身暗中伏击，不得逞之后，只好现身以另一种姿态出现……”

冷笑一声，“死亡仙子”沉声道：“柳杰亏你是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竟然是是非不辨，黑白难明，如果我是冒充的‘血手印’，杀个把人算什么，何必费那么多手脚？再说，要杀你的话，过去的机会太多了，何必伏击你？既然伏击不成，我尽可一走了之，又现身做什么？再说，你看见我杀人，还是发现袭击你的是我？”

柳杰不由语塞。

宇文冬接上口道：“就算不是，那姑娘来此何为？”

“死亡仙子”反问道：“那你们俩呢？又来此地做什么？”

宇文冬是要惯了嘴皮子的，聪明又有急智，当然不会被她问倒，随即应道：“我兄弟俩巴巴地赶来，当然是有原因的，但不必告诉你，倒是姑娘不期而至，正好碰上发生变故，恐怕很难自圆其说？”

“吊亡仙子”冷冷一笑，针锋相对地道：“我不必自圆其说，因为我没说谎，我来的目的，也同样不必告诉你俩。”

宇文冬道：“但姑娘对很多事都没有明确交代？”

“吊亡仙子”口角一掀，道：“你呢？你交代了什么？哼！我只是不想戳穿你的面具而已。”

宇文冬住了口，似乎舌头变大了，期期不能出声。

柳杰接回话题道：“姑娘完全否认与‘血手印’有关？”

边说，边下意识地扫了宇文冬一眼，“吊亡仙子”说不愿戳穿他的面具，他有什么面具怕被人戳穿？

宇文冬皱紧了眉头，似有什么心事。

“吊亡仙子”幽幽地道：“什么否认不否认，我连事实真相都

还没弄清”。

柳杰迷糊了，情况扑朔迷离，真假难辨，他无法相信“吊亡仙子”说的都是实话，但也无法否定对方的话。

因为他连偷袭者的影子都没摸到，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

“吊亡仙子”接着又道：“你说此地有人被杀？”

“不错！”

“大门上锁，此地已是废宅，什么人被杀？”

“老管家，名叫万葆良。”

“你没看到杀人者？”

“没有！”

“这可就奇怪了？……对了，我来时曾在离此宅不远的地方，瞥见一条人影，但对方蒙着脸，不知是何许人物……”

柳杰不由心中一动，道：“蒙面，身着黑袍？”

“一点不错！”

“奇怪，难道会是他？”

“怎么，你认识他？”

“我们交过手，但他说要找‘血手印’算帐！”

“他是谁？”

“没交代过来路，不过，看样子似乎与‘玄天教’有某种关系，姑娘知道祝怀玉父女的事么？”

“听说了，怎样？”

“在人质交换时，他曾露过面！”

“吊亡仙子”点头道：“这与事实接近了，我早就怀疑‘血手印’必与该教有关，但苦无证据。”

柳杰忽地想到了此来的目的，本是要查询她母女的来历，结果事情变得更为复杂，现在人在当面何不迫她交代明白？

心念之中，声音一寒道：“在下请姑娘交代来路？”

“吊亡仙子”道：“如果能告诉你，早告诉你了，不必你一再的追问。”

柳杰把心一横，道：“在下今天非要知道不可！”

“吊亡仙子”斜瞟了他一眼，道：“如果我不说呢？”

柳杰道：“那在下就认定姑娘母女与先后发生的血案有关。”

“吊亡仙子”道：“我否认呢？”

柳杰一振手中“风雷剑”，目中杀芒又现，沉声道：“那在下只好杀人！”

“吊亡仙子”苦苦一笑道：“柳杰，你这种作风，不像办大事的样子，我有很多机会可以杀你，如果我与‘血手印’有关，你还能活着在此地发威？仔细想想，别的不说，单只在祝氏宗祠里，在你昏迷不省人事之际，杀你易如反掌，为什么还要……哼，你心里应该明白？”

那没说出的半句，当然是指赠送武功口诀而言。

柳杰怔了一怔，但他已横定了心，把牙一咬，道：“谁知道你另有什么打算！”

“吊亡仙子”粉腮一变，道：“看样子你真的要横来？”

柳杰向前迫近一步，厉声道：“横来就横来！”

“吊亡仙子”叹了口气，道：“柳杰，你要杀人也得找对对象，身为武林人，有时不能不有所保守，你逼我说出来历，除了满足你的好奇之外，对你有什么好外？但却深深损害了别人，你仔细想想，不要盲目冲动。”

宇文冬刚才被“吊亡仙子”一句话封住了嘴，再不开口了。

柳杰转念一想，自己是有些盲动，事实上对“吊亡仙子”怀疑的理由并不充分，倒是她说在附近碰到黑袍蒙面人，那才真是值得追究的对象，但剑拔弩张，一下子转不了弯，不知说什么好，

剑可是慢慢垂了下来。

“吊亡仙子”又道：“换一个立场，我先到，发现了同样的情况，你俩也不速而至，又怎么说呢，我像你一样，指你俩是凶手？”

柳杰期期地道：“算了，在下承认莽撞，但……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死亡仙子”笑笑道：“这就对了，依我看，黑袍蒙面人是一条值得追查的线索！”

顿了顿，又道：“我不把话稍微说明白些，你是不会释然的，我不否认与此宅主人有某种关系，因为三侠本是一家人，我有理由来此地探视，碰上你俩，的确是巧合。”

柳杰点头道：“在下暂时相信姑娘的说法！”

“暂时，那是说并不完全相信？”

“姑娘也没完全交代来历，是么？”

“好，这点不必再争论了，‘疯丐’常老前辈当了丐门掌舵，宇文少侠是他的记名弟子，地位不低，丐帮曾受‘血手印’荼毒，希望宇文少侠能利用这身份，发动丐帮弟子，广布耳目，查探‘血手印’的行踪，他会再杀人的，不会毫无迹象可循，宇文少侠的意思怎么样？”

宇文冬沉声道：“丐帮早已展开行动了！”

“那很好，现在应该把黑袍蒙面人列为主要的侦查对象。”

“我会传出指示。”

“常帮主现在何处？”

“对不起，他老人家的行踪目前保密。”

“现在我们到后面去四处看看……”

三人进入后院，各处看了看，最后来到万管家陈尸的厢房，“吊亡仙子”满面悲戚之色，三人商量之后，把他掩埋在靠后围墙边的空地上。万管家这一死，使宋宅与陆庄一样成了无人的废

宅。

日头业已偏西，由于四周的巨柏遮挡，宅内呈一片阴森。

柳杰长长吁了一口气，道：“我仍然想不透万管家被杀之后，凶手为什么要把他装成自缢的样子？”

“吊亡仙子”幽幽地道：“只有一个可能！”

“什么可能？”

“对方知道你俩要来此地，所以先一步下手！”

“杀人的目的呢？”

“斩草除根。”

“那为什么要把死者装成自缢的样子呢？”

“淆乱视听，让你们认为万管家是自寻短见的。”

“在下认为必然有特别原因，不然凶手不会多此一举，杀了人，随便找个隐蔽的地方一扔，岂不干净俐落？”

蓦在此刻，一个声音接口道：“不错，是有目的的！”

三人齐吃一惊，怎会被人欺近而不发觉？

靠角落的柴火枯枝堆里，冒出一个人头，蓬首垢面，一望而知是个乞丐。

宇文冬双眼一亮，道：“噢！马掌令，你怎会藏在这里？”

拨开柴枝，人整个现了出来，是一个清瘦的六旬老丐。

柳杰眉头一皱，悄声问宇文冬，道：“兄弟，他是掌令丐？”

宇文冬笑笑道：“原来那位掌令已递补了长老的缺，这位是新任的掌令马钧！”

掌令丐马钧朝宇文冬施礼道：“见过小长老！”然后再向柳杰和“吊亡仙子”拱拱手。

宇文冬当了丐帮的小长老，这使柳杰感到稀奇又好笑。“吊亡仙子”却皱了皱眉，不知是因为什么。

马钧接着道：“老要饭接到小子们报告，说是小长老与柳少

侠朝这里来，所以先一步赶到这里，可巧，正赶上凶手在吊挂尸体……”

柳杰迫不及待的道：“那阁下是见到凶手的真面目了？”

“这倒没有，对方蒙着脸，无法看到他的庐山真面目。”

“黑袍蒙面？”

“一点不错！”

这一说，澄清了柳杰对“吊亡仙子”的误会，柳杰歉意地瞟了“吊亡仙子”一眼，紧迫着问道：“阁下方才所说凶手杀人悬尸是有目的的？”

“是一个恶毒的阴谋！”

“什么阴谋？”

“就是这个……”

说着，从破衣襟里掏出一个拳头大的黑球，在手上亮了亮，又道：“轰火雷，相当霸道！”

柳杰惊怪地道：“怎么回事？”

马钧沉声道：“那黑袍蒙面人悬尸之后，把东西放在承梁上的绳结上，他算准两位来后必会放落尸体，只要绳索被解动，轰天雷定会坠地爆炸，结果就不必提了，这球一爆，别说是人，屋子都得坍下来。”

宇文冬怪叫一道：“好家伙！”

柳杰为之怵然而震，惊声道：“是阁下暗中取去了这轰天雷？”

“正是这样！”

“如此，在下谢过……”

“不必，我们同仇敌忾。”

“这……这黑袍蒙面人会不会是‘血手印’呢”。

没人答腔，谁也不能确定。

宇文冬吐了吐舌头道：“我看对方是仅有这一颗，如果多一颗，我小叫化永远不必要饭了，连棺材草席都用不上，势非粉身碎骨不可，大哥你也一样。”

柳杰打了一个寒噤，道：“人算不如天算，如果对方不弄这玄虚，隐身暗处，直接以这轰天雷对付，目的定可达到。”

宇文冬伸手道：“马掌令，给我，这东西满好玩的，说不定那天会用上。”

马钧把轰天雷双手交与宇文冬，宇文冬审视了片刻，塞入衣襟里。

“吊亡仙子”开口道：“看情形，‘血手印’已呼之欲出了，马掌令，请贵帮注意黑袍蒙面人这条线索，最好能掌握与他接触的人。”

宇文冬加上一句道：“马掌令，这讯息得传禀掌门人，同时通令各地专司耳目的弟子。”

马钧打了一躬，道：“是，卑座遵办！”说着，突地哦了一声，又道：“小长老，最近还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

“什么事？”

“在大别山中那座湖心怪塔，不知被什么人摧毁了。”

柳杰骇然大震，厉声道：“秘塔被毁了？”

秘塔被毁，不用说塔里的残废老人郝扬也遭了殃，想也想得到，定是那冒充“血手印”的人的杰作。

这一来，真正的“血手印”死亡之谜，也被下手的揭开了。

如果说，冒充者如早先推断，是“血手印”的同门师弟“剑魔东方豹”，他为什么迟到现在才下手？

宇文冬正要开口，柳杰忙摇头示意，他不愿揭穿这秘密，事情真相远未明朗，说不定下手的人还以为是独知之秘，不揭穿，对查缉冒充的“血手印”要容易些，让对方继续冒充下去。